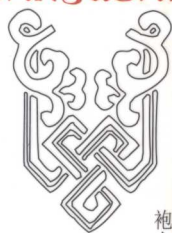


彼岸花

MANJUSAKA



沧月

◎ 著

ENO. ◎ 绘

波光从头顶透下来，幽蓝如鬼魅，头顶的水中有无数死灵在游弋。而那个人如同一只受伤的白鸟一样被钉在金索上，白袍上溅满了殷红的血，如残破的羽翼垂落下来。

彼岸花
MANJUSAKA



沧月◎著
ENO.◎绘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彼岸花 / 沧月著. — 南昌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 2008.1
ISBN 978-7-5391-4052-0

I. 彼… II. 沧… III. 中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95601号

彼岸花

沧月/著

ENO./绘

创意策划 金沙优图

策划人 刘欣

责任编辑 林云 孙淑慧

编辑统筹 远藤花谢 朱子

特约编辑 萧萧若水 残枫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邮编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版人 张秋林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本 720mm × 960mm 1/16

版次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

字数 60千字

印张 8

书号 ISBN 978-7-5391-4052-0

定价 25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, 服务热线: 0791-6524997)



彼岸花

MANJUSAKA



壹 白骨之舞	004
贰 骷髅花	012
叁 婴	019
肆 墓	026
伍 扶南	032
陆 寄生	038
柒 归来	049
捌 昼夜	057
玖 魔魔	064
拾 流光	068
拾壹 魔来	080
拾贰 血婴	094

目录

CONTENTS



壹 白骨之舞

沿着石壁，从这边走到那边，一共是三十七步。

一年前，她要三十九步才能走完石室的一条边，四十七步才能走完一条对角。

而五年前刚来到这里时，她则需要更多的步子才能丈量完这间密室。

八岁时刚被幽闭到这间密室内的时候，她什么也看不见，只能扶着墙壁踉踉跄跄地小心摸索，不时被地上的杂物绊倒。她用脚步丈量着新居所——

无论沿着哪一边前进，都是五十一步。

走到了底，面前就横亘着一堵冰冷的石墙，墙上隐隐约约有一点亮光。

在黑暗中摸上去，每一面墙壁都是一模一样：墙面是湿冷的，镌刻着繁复的花纹，隐约有水珠沁出、凝结。而那一点亮光来源的地方摸上去是光滑的，和顶上的材料一样，似是琉璃或者水晶砌成，透出一丝外头的幽蓝光芒来。

她呆了半晌，小心翼翼地敲了敲，期待墙上会忽然打开一扇门，通往另一个世界。

然而那面墙却一动不动。

她又侧过头去，将脸颊贴在墙上的那面镜子上，却听到了外面传来的水声，仿佛无数大鱼在外面游来游去，搅起了波浪。她想听得更仔细一些，不知不觉就结了一个手印，缓缓压在石壁上——忽然间她被烫得叫了起来，跌落地面。

有结界！这个密室的四面，早已密布了强大的结界！

强大到连外面游荡的水中恶灵都无法进入，那么，她更不可能出去。

头顶是深不见底的幽蓝，能透下微弱的波光，让她明白此刻置身于什么样的地方。许久许久，八岁的她终于缓缓坐倒在地，把头埋在膝盖上，肩膀一耸一耸，无声无息地哭了出来。

是红莲幽狱！这里真的是圣湖底下的红莲幽狱！

她……她真的被送到这个地方关起来了！

祭司大人已然是不要她了，老人们也不曾为她求情半句，而父亲在她三岁时就把她扔在了开满曼珠沙华的坟地里——然那之前，她头上还顶着“拜月教主”这样显赫的头衔。

祭司大人抚养了她五年，可自从他在罗浮试剑山庄里掳回那个女孩后，就把心思全部放在了那个脾气古怪的同龄孩子身上。他叫那个女孩“小叶子”，宠溺地给她一切她想要的东西——甚至是拜月教主的位置。

然而，还是一个孩子的她，却没有料到厄运来得如此之快。

A soft, painterly illustration of pink roses and a glowing orb. The roses are in various stages of bloom, with delicate petals and green leaves. A large, bright, glowing orb, resembling a full moon or a sun, is positioned in the center-left, casting a warm, ethereal light. The background is a mix of soft, muted colors, creating a dreamlike atmosphere.

被废了教主之位后，她甚至连朱雀宫都没有待多久，就直接被送到了这个位于圣湖水下的幽闭密室——那个被废黜的教主们的流放地。

那时候她还小，以为自己只是无意中惹恼了祭司大人，要被罚面壁。却还不大明白，那，从来是有入无出的地方。

——一直到她习惯了黑暗后，借着头顶隐约的水光，看到了密室地上一堆堆惨白的骸骨，那是不知死去了多少年的女子们。每一具骷髅的身上，都披着灿烂华丽的孔雀金长袍，戴着宝贵的饰品。那，显然都是废黜后被幽禁在这里的历代教主。

脱口的惊呼声中，她才明白自己可能再也出不去了。

那时候，她十三岁。

那之后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呢？

她已浑然忘记。

她只记得被关进来的第七天，她奄奄一息，饥饿折磨得她几乎发狂。但是强烈的求生意志让她坚持了下来，不停地对着虚空呼喊，祈求月神的保佑。



果然，神祇回应了她的愿望，派了婴来到她身边。婴从墙壁里走出，递给她一支明芝。

她并没有死去，也没有发病。她安静地在水下长大，犹如一朵莲花在幽静的水下缓缓盛开。每日里，她都仰望着密室上空幽蓝色的水光发呆，看着那光线由弱变强，再由强变弱——便知道又是一天过去了。

一天，又一天；一年，又一年。如今，已经是五年过去了。

在这个水底密室中，时光是停止的，唯一无声无息成长着的，只有她的身体。

她在黑暗中笑了起来，摇了摇头，脸上有旁人看不到的得意表情，“婴，你看，我又长高了！即便是只吃蘑菇，我还是能长那么高！我想就算缥碧她在外面，也没我长得快呢。”

然而，那个白衣同伴还是照旧坐在角落里，长发垂下来遮了半边脸，安静地对她笑笑。

“婴，今天，我们一起来玩跳房子吧！”

幽蓝的水光从头顶透下来，隐隐约约照亮了室内。那纵横摆在石室地面上布置成一格格的，居然是一根根惨白的人骨！

把历任拜月教主的尸骨拆开，摆成格子，她却是丝毫不惧怕，快乐地在白骨中蹦跳起来，



伶俐地用单足跃过一根又一根森森白骨——那，是她被关入水底后学会的不多的几个游戏之一，如今却成了贫乏生活中唯一的乐趣。

她越跳越快，笑得很开心。幽蓝色的水光透入密室，在这昏暗的光里，只有满室森然竖立的白骨，跟随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轻盈跳跃。“婴，你怎么不跳？”她跳得累了，转头问，擦着额上冒出的汗珠，看着阴暗密室角落里坐着的同伴，“接下去的我不会啦，你不教我么？”

在她停下的刹那，跟在她身后的无数白骨陡然停滞，然后噼里啪啦散落了一地。

那个女童依然只是静坐着，微笑，不说话。

她终于不再跳跃，向着女童坐的地方走过去，伸出手来，“婴，我要吃蘑菇。”

白衣的同伴粲然一笑，无言地抬起了手，捧出一支晶莹洁白的东西。

那并不是什么蘑菇，而是一支七叶的明芝，在黯淡的室内发出莹白的光，灵气逼人。

这几年来每隔一两天，当她觉得饥饿的时候，婴总能变出一只蘑菇来。也正是因为婴，她被关了五年，却不至于饿死。

婴对着她微微一笑，独眼里闪出一种神秘的表情，忽然站了起来，往前跳了一步。

她只有一条腿。

宽大的白色法衣垂落下来，罩住了她单薄的身子。婴单足跳了一步，回过头看着她，微笑，用目光邀请她，她便兴高采烈地跟着跳了起来。

吃过了蘑菇，她陡然觉得身体又轻了几分，跳动的时候分外灵活。跟随着婴的步伐，她不停地跳着，记着繁复的步法。

“十七楼！”在婴停下脚步的刹那，她高兴地大叫一声，“我学会了！”

随着她的欢呼，那些白骨纷纷委地，重新沉默地支离破碎。

婴对她笑了笑，单脚跳回了那个角落，重新坐下。

“婴，你总是坐在那里。”她有些好奇地凑过去，把手贴在那一面石壁上，“那一边，是什么呢？你从哪里来？”

每一面墙壁上都镶嵌着一面镜子，她把头凑过去，努力地看。然而，外面只是一片模糊的深蓝，隐约看到有巨大的白石散落水底。但就在这一刹那，整个密室忽然剧烈地震了一下！

她诧然抬头，忽然间眼睛被光刺痛，一瞬间近乎全盲。

密室开了！密室竟然再度开了！

她惊喜万分，向着头顶的白光伸出手去——然而，没有人拉她出去。那道白光只是闪了一下，随即消失。

有什么东西被扔了下来，发出金属刺耳的摩擦声，轰隆隆的低响中，头顶的密室之门随即再度合起，隔断了一切。



她还停留在短暂见光导致的失明中，手无措地伸着，脸上狂喜的表情渐渐凝滞。
难道……关了五年不够，还要再把她关下去么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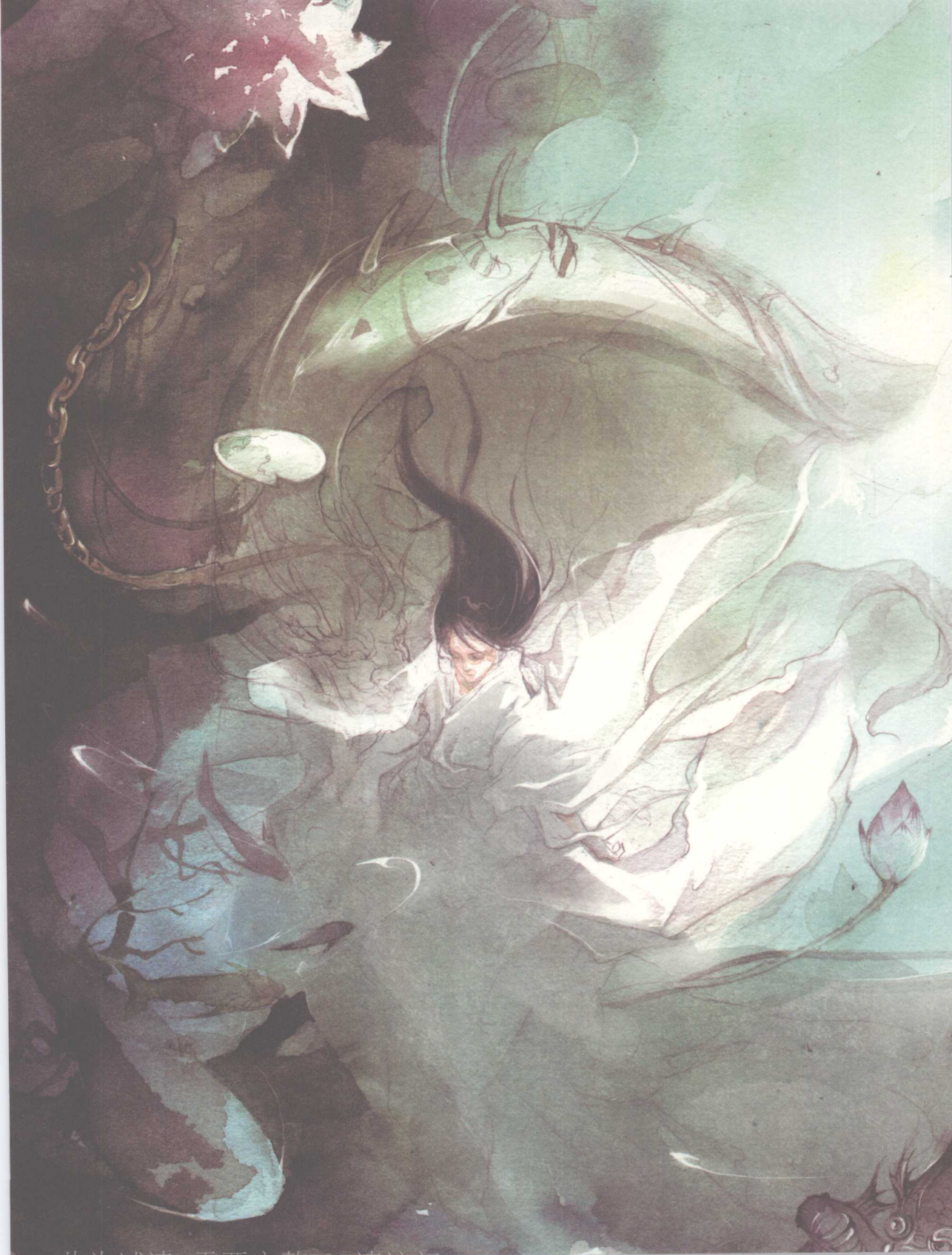
她开始抽泣起来，泪水尚未流下，却感觉有什么东西正一滴一滴地落到她脸上，温热而湿润——那是不是泪……是血！是谁？是谁的血滴落在她脸上？

她诧然抬头。

幽暗的蓝色水波中，垂落一条巨大的金索，金索上贯穿了一个人。

不，应该说是贯穿着一个人的残骸。







那个人应该就是在刚才被扔下圣湖水牢的，扔下来的时候已然死去。似乎是在落入水中时就被湖中的恶灵们群起噬咬，全身血肉模糊，露出了白森森的骨架，被贯穿胸臆的金索系着，扔入了水底的红莲幽狱。

真可怜啊……她轻轻叹了口气，仰头看着金索上的那具尸体，想把这个入解下来。

然而，在她刚触及那条金索的时候，忽然凭空就起了一串蓝色的火！

“啊！”一种猛烈的力量猝不及防地把她推开，她的后背重重靠到了墙上，几乎喘不过气来。婴在刻不容缓的时候猛力推开了她，望着金索上那具残骸，眼神竟有些惊慌，示意她不要再上前。

“恶……恶魔。”第一次，她听到了婴的嘴里吐出模糊的声音，不由悚然。

这是什么意思？她想问，然而婴的身形一顿，瞬间消失在墙角。

怎么回事？难道，这条金索上存在着封印？她诧异地上下打量，忍不住再度伸出手去。

“别……别动！”忽然间，她听到一个声音模糊地说，“有血……血咒！”

那个声音近在耳边，随着滴落的血一起到达她的耳内。她吓得往后跳了一步，满地的白骨也随着她齐齐往后一跃。她抬头望着金索上贯穿的那具骸骨，惊诧得说不出话来。

那具骸骨不再说话，似在积蓄着力量。如雨般滴落的血果然慢慢止住了，在幽蓝的水光里，她看到金索上吊着的那具尸骸发生了惊人的变化！

白骨上重新生出了血肉，一寸寸地延展出完好的肌肤，碎裂的胸腔和腹腔都开始弥合，手足重新成形——短短的时间内，这具骷髅居然复生了！

她感叹地仰望着，看着逆转生死的一幕。

“呀！”在骷髅的面容完全恢复时，她呆呆看了片刻，看到了对方额上的宝石额环，忽然尖声大叫起来，吓得满地的白骨跟着一颤——

“哟息大人！是你？怎么会是你！”

骷髅花

哟息的神智随着血肉的复生逐渐清晰。然而眼前晃动的，依然是坠落圣湖的那一瞬间，圣湖水底的幽狱轰然洞开，那个红衣孩子尖叫着，猛然将他向着地狱推下去——

“去死吧！哟息，去死吧！”

那个妖物附身般的孩子冷冷地笑着，孩童的脸上有着成人的疯狂。

真是可爱呢——在坠落的那一刹那，他伸出手来，想抱住这个孩子，拉她同归地底。然而，在触及她大红裙角的瞬间，他还是松开了手。

“哟息，去死吧！”尖利的叫声在耳边回荡，他坠入了充溢着恶灵的湖中，一路被迫逐着，向着水底沉去。在到达红莲幽狱时，出乎意料的是那里居然还有一个人，正仰头惊呼着看着他掉落。

那个女孩看样子不过十三四岁，但从苍白得异常的肌肤和暗夜里敏锐的视觉来看，她似乎已经被关在这里很久很久了。

让他诧异的是，她看到他的第一眼就认出了他的身份。

“你是谁？”在喉头血肉完全恢复后，他吐出一口气，虚弱地问，“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“哟息大人，你不认识我了么？我是阿澈呀！”她回答，满脸的单纯和热切，想伸出手触碰他，却又惧怕那条布满了血咒的金索，她仰头看着他如今的样子，惊骇莫名，“祭司大人，你……你怎麼会被关到这里来？谁敢把大人弄成这个样子！”

“阿澈……”金索上的祭司闭了一下眼睛。

自从风涯师父去世后，他已经活了太久。如果不定期靠着冥想来驱除脑海里那些影像，那些重重叠叠的记忆积累在一起，到最后一定会压溃他的头颅吧？

但，看到这个密室中的女孩颊上尚自残留的金色弯月标记，他忽然间明白过来了被关在水底多年的人是谁——他册立的第七位拜月教主！

自从被中原鼎剑侯封为大理王之后，政教合一，整个南疆便是他的天下了。作为获得了空前权势的祭司，他差不多也是拜月教数百年历史上最离经叛道的一位。

在他的主持下，拜月教从不食人间烟火的宗教，逐渐转变为俗世掌权的统治者。结果，在中原局势再度发生改变，大清王朝改朝换代的时候，拜月教遭到了中原诸侯的南下征伐，最后不得不交出了政权，重新归于草野。

那是自数百年前听雪楼南渡澜沧后，拜月教遇到的最大劫难。

他知道教中的长老们对他早已不满，然而他不在乎。

和先代祭司不同，他不愿在苗疆的寨老女儿里选择侍月神女，而经常收留民间流浪的孩子，不管她们出身多卑贱。如果那些孩子中有特别聪颖的，能很好地领会和掌握那些术法，他就将其送上玉座，笑吟吟地看着那些漂亮的娃娃在万众跪拜中的一举一动。

然而他的耐心也是有限的，在觉得无趣的时候，便会毫无预兆地废黜那些日渐长大的漂亮娃娃，然后找一个更新的傀儡来取代。

将近百年的时光里，他废立过很多位教主。

而眼前的这个女孩只是其中一位——在三岁的时候被他收留，不懂事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教中术法。然后在神澈和缥碧两名神女中，他选择了这个眼睛明亮的女孩子，将她送上教主的玉座。

她没有姓，却有着一双清明宁静的眼睛，于是他给她取名为“澈”。

他废黜她的时候，这个孩子才八岁——那时候他遇到了小叶子，那个罗浮叶家的小妖精，于是毫不犹豫地转立那个孩子为教主。离他随口下令将那个八岁的拜月教主废黜，已经过去五年——而这个被关入水底密室的小女孩，居然还活着？

“在那之前，你恨不恨我？”忽然间有一种奇特的冲动，他问了这样一句奇特的话。

“不恨……只是有点难过。我想，一定是我哪里做得不好，所以惹得祭司大人生气……”神澈怔了一下，眼里依然有难掩的伤心，“现在我终于明白，这没有为什么，很简单的，就是祭司大人不要我了——就如我爹当年一样。”

“那么，现在，开始恨我了么？”低声地，他追问了一句。

站在这间禁闭了她五年的密室内，神澈抬起头，仰望着顶上金索困住的那个人。她看着那个遗弃了自己的人，眼神澄澈，沉默许久，缓缓摇了摇头。

那之后，又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。

两年，或是三年？

红莲幽狱里只有他们两个人，每日默然相对。昀息祭司本来就是话不多的人，被关入这个密室后更加寡言了，即便是在每日恶灵汹涌而来噬咬他血肉的时候，都保持着静默。

她缩在底下，却每一次都惊悚得发抖，闭上眼睛不忍观看。

——那是怎么样恶毒的血咒？居然让人每日死去一次，又活过来一次！





她不得已地充任了唯一的旁观者。那场面，她觉得连看都是一种酷刑。然而，他却居然沉默着忍受。这样一日日下来，先崩溃的却是她。

“滚开，都给我滚开！不许吃人，不许再吃人了！”那一瞬间，她再也忍不住地跳了起来，挥舞着双手扑向那群恶灵，尖声叫着，想把那些正在食人血肉的魔物赶开。她用力摇动着那根金索，不管上面燃起了幽蓝色的火，灼烧着她的手。

那些恶灵虽然每日出入密室，然而似乎受了什么约束，一直和她井水不犯河水。但此刻看到她主动挑衅，立刻凶狠地张开了口，向着她狠狠咬下来！迎面而来的那张惨白的脸，居然有几分奇异的熟稔。

然而她来不及多想，就和恶灵赤手搏杀起来。

很快地，她就感觉到不支。眼前全是灰白色的烟雾，充斥着厉叫和惨呼。一只又一只恶灵飘飞过来，露出白森森的牙齿，一口咬住了她的肩膀。

她想挣扎，手足却不听使唤。

“快跳！”忽然间，耳边有一个细细的声音催促，“跳起来就不怕了！”

婴？是婴在对她说话？跳什么？……她唯一会的，只有跳房子而已啊。

“跳吧。”那个声音轻轻地叹了口气，对她说，“骷髅之花开放的时候，整个冥界都会跟随你一起舞蹈！”

那一场混战不知是怎么结束的。

她只记得身后喀嚓喀嚓声音响得分外密集，满地的白骨都跟着她跳跃，全部化成了一柄柄尖利的剑，刺向那群死灵。那一片灰白烟雾越来越薄，越来越淡，最后终于完全消失了。

“白骨之舞？！”在恶灵被全部驱逐的刹那，金索上钉着的祭司看到了下方密室中惊人的一幕，一贯无喜无怒的眼里，骤然闪过了波光，有点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个女孩子，喃喃，“骷髅花……你居然可以支配骷髅花！”

那是和噬魂术、分血大法并称的教中三大邪术之一，自沉婴教主死后便久已失传。三大邪术之中，噬魂术为掠夺力量之术，分血大法为召唤恶灵之法，唯独骷髅花是三大邪术中的攻击系的术法，所带有的破坏力足以惊骇人世。

“我不知道什么是骷髅花……”她筋疲力尽地坐倒在地上，扔掉了手中的白骨，感觉眼前一阵一阵地发白，“我只会跳房子而已。婴让我跳，我就跳了……”

“婴？”杵息的目光却是骤然一凝，有雪亮的锋芒，“你说‘婴’？她在哪里？”

“咦，你也知道婴？”神澈也有些兴奋起来，四顾却不见那个坐在角落里的同伴，讪